



记事本

## 乘风破浪的娜姐

李见薇

最近,常读的一本刊物做了一个有趣的话题,关于小姨(小姑)。不少读者认真写下对她们的记忆。在小姨身上,他们获得了美的启蒙、自我价值的肯定,有时候,还伴随着对成人世界的疑惑和迷惘。

我没有这样的小姨或小姑,但邻居家的娜姐无意之中就扮演了她们的角色。她是我身边第一个出走的“娜姐”,她是自带神秘色彩撩拨着我少年心思的娜姐。

我们成长在一个厂矿生活区,这里的家门关不住秘密。三层的小楼房,娜姐住三楼2户,我住二楼1户。她妈周阿姨热情爽朗,包了饺子会热情地送下来一碗,与老公吵了架就气鼓鼓地来我家添双筷子。娜姐大我8岁,床头贴着许多好看的海报,印象最深的是那张有着三个男生和三个女生的,画上的他们青春洋溢,衣服从款式到配色都是那么洋气。那时的我上二年级,认出海报上写着“小虎队、小猫队”。

娜姐会飞针走线,三两步就把宽大的校服改成收腰款式。她还有许多新奇的东西,成套的不干胶、门上的风铃、女孩跳着舞的音乐盒、可以上锁的日记本,每一样我都爱不释手,我很羡慕娜姐可以拥有这些。因为我只要流露出喜欢这些的心思,我妈就会启动复读机模式“这些都是没用的东西。你是学生,要把心思放在学习上,你用的都是父母的钱……”

记得有个晚上,我上床准备睡觉,周阿姨两口子急吼吼地来到我家,说是娜姐没回家,学校不见人,老师同学也都不知道,我爸爸连忙拿起手电加入了寻人的队伍。那一晚,我翻来覆去睡不着,这么晚了,娜姐去哪了呢?不知道过了多久,我在大人们刻意压底的交谈声中醒来,模模糊糊中听说娜姐是跟隔壁厂的一些小年轻在宿舍楼上听音乐、喝啤酒。

“学坏了,管不住了!”“高中肯定考不上,下半年去读个技校……”大人人口中关于娜姐的这些刺耳表述,让我感觉惶恐不安。不出所料,妈妈很快就禁止我再去找娜姐玩。事实上,对她而言我连个小跟班也算不上,是否淡出丝毫不会影响她的精彩。

接下来,我还是经常听说关于娜姐那些带着传奇色彩的消息:厂里有小孩在上学路上被高年级学生抢了新皮带,娜姐出面,对方乖乖还回来还道歉;娜姐跟一个女生,打算辍学去打工,在火车站被抓回来了;娜姐又没去上学,跟朋友去溜冰、打桌球……越来越多的孩子被父母禁止与娜姐玩,但又被告诫,如果被欺负了,就说是娜姐的弟弟(妹妹),反正这一片,不管是小学还是中学,她的名字都好使。

后来,娜姐去了外地一所技校,一个月才能回家一次。再见面时,娜姐似乎又长高了很多,留着长发,很有气质,说话还是那么温柔。“薇薇是我们小区最优秀的孩子,以后肯定可以考上名牌大学。”我很是尴尬,倒不是因为过于客套的表达,而是土肥圆面对白富美的无所适从。

再后来,听说娜姐去了珠海,又去了澳门,在歌厅、在赌场上过班,还跟朋友合伙开了饭店,找了一个本地人谈恋爱,对方很宠爱她……

她常常寄东西回来,我的第一块手表、一副墨镜、第一双帆布鞋都是她送的。周阿姨说,没想到几个孩子里这个最叛逆的女儿却最惦记家里人。

印象中最后一次见娜姐,是一个暑假的傍晚,彼时的我正在上高二,而她回来探亲。夕阳洒在客厅的水磨石地板上,沙发上的她慵懒地蜷缩着,一手拿着杂志,一手夹着烟,我第一次见到有人抽烟这么好看,下一次有这种感觉是看到电影《西西里美丽传说》里的莫妮卡·贝鲁奇。娜姐依然苗条、美丽,精致的红唇,精致的指甲。

随着父母辈退休,很多人搬离了那个生活区,周阿姨也回老家过了一段田园牧歌的生活。去年,听说周阿姨身体抱恙,投奔了娜姐。

而我,就如娜姐说的那样,乖乖地考上了大学,找了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,在适当的年龄结婚生子,真的成了大人口中“不要操心的孩子”。心中那些天马行空的想法,我一厢情愿地寄托在了娜姐的身上。

也许,有些人天生就适合乘风破浪。

有奖征文

## 漫长的等待

朱小小

时间过得太慢了,我总要做点什么。最后,我决定在手术室外的这段走廊里减肥——快走。

我就来回走着,打发时间,疏解压力……“滴”,腕表突然震动了一下——它提示我,今日的步数已达10000步。我看了一下时间,将近1个小时过去了;又瞟了一眼运动数据,我的心跳竟然一度攀升到162!是啊,我太紧张了。“耳鼻喉科云川的家属请来一下谈话室……”9时13分,我听到了广播的呼叫,于是转身跑到走廊的尽头……

(四)

那里有一间独立的谈话室。等候我的是儿子的主刀医生——耳鼻喉科的副主任医师彭鹏。一扇玻璃窗将我们隔开。他手拿一个装着标本的透明塑料袋,镇定地对我说,“手术做完了,一切很顺利。你看看,这就是阻挡他顺畅呼吸的扁桃体……”

看着袋子里那肥大的两团,我好气又好笑,真想打爆这俩混蛋,好在他们终于滚蛋!儿子终于可以顺畅呼吸了!“他什么时候能出来?”我问彭医生。“孩子很好,很配合。你不用急,还得等一等,等他麻药醒来,大约还要1个小时。你在外面等着就好……”彭医生嘱咐我。

揪着的心放下了一大半。“谢谢,辛苦了。”我向彭医生道谢,很官方,很客套,却真实地代表了此刻一位母亲的心。

(五)

我又回到了那个寂寞的走廊。这一次,我的内心平静些,走路也缓了下来。我开始四处张望,看了些走廊上医院张贴的健康科普宣传栏,以及市中心医院手术室麻醉团队和护理团队的介绍。走廊里自助咖啡机也吸引了我的注意,我为自己和妈妈冲了杯咖啡,然后继续等待……

“云川家属,病人出来了……”10点23分,那扇蓝色的大门终于打开。

我冲向儿子的推床,打量他。他正笑着看着我,除了嘴角有碘酒擦过的痕迹,其他和两个多小时前没有什么不同。

我给他竖了个大拇指,说:“欢迎你回来,世界上最勇敢的小孩。”

他眨了眨眼睛,顽皮地看着我说,“我本来有点生你气的。但是你没骗我,手术确实不痛,就算了吧……”

送他回病房的也是一位麻醉师。他是一位年轻的男性。他提醒儿子,刚做完手术,少说话。

“刚刚在手术室里,《村居》还没背完呢,‘草长莺飞二月天,拂堤杨柳醉春烟’下两句是什么呀?你明天得告诉我哦!我明天还会来看你的!”

……

回到住院楼,我问儿子在手术室里害怕吗?“怕,但也没有那么怕。”他回答。

为什么?“因为动手术的叔叔阿姨们都和我说话。”

都说了啥?“那个魔法师阿姨说她家也有个二年级的小朋友,他也喜欢‘乐高’。还有,他们问我有几个好朋友……”

你们真的背诗了?“没有,他背的,我没背……”

好的,我知道了,睡吧。一切归于平静,是结束也是新的开始。

### 征稿要求

- 1.除诗歌外题材不限,字数1200至2000字为宜。
- 2.文章要求真情实感,见人见事,不要大话、空话、套话,同时附上作者联系方式。
- 3.投稿邮箱:420918118@qq.com。
- 4.奖项设置:一等奖1名,奖金3000元;二等奖2名,奖金2000元;三等奖5名,奖金1000元;优秀奖10名,奖金500元。
- 5.活动时间:2023年2月至2024年2月。

诗歌

## 小区的油菜花

(外两首)

李志胜

无忌无拘的样子,颇似当年  
初进城的我  
不足二十的青春韶华,亮出的锐  
刃  
抵得上江湖5G传说

黄艳艳的头饰,早已涤去  
黄中军的遗毒  
春风比域外的流水更易被收编  
唯有蜂蚁,不惧

来去的孩子,都是天使  
他们漠视绽放,缘于花国魔技  
可以颠覆传统,也能让惯性思维  
悬崖勒马

## 梨花雨

雪精灵去了又来。剪水作花飞  
与剪花作水飞  
在春天诗意的联想里,同框  
秀浪漫

一片片、一粒粒,脱离枝头  
投身大地的花瓣  
多么义无反顾!轻飘飘的一滴承诺  
把传说中的爱情,揪得生疼

栖息地是草屋,还是阡陌  
命运之神从不给画中人以假设  
淋吧,淋吧。水做的女儿  
为雪、为云,涅槃都不会有替身

“玉容寂寞泪阑干”  
“红窗寂寂无人语”。一幅将褪色的  
影视对,在芬芳三月  
渐作,粘贴状……

## 一把莴笋叶

嫩生生的模样,定格于早年印象  
多少个春天都不能更改

包括从菜地就尾随其后的泥土  
潮气、清芬。一只手  
只是即兴模拟的运输列车

等不到长大成笋了。灶火燃着  
思绪一样滚沸的炆锅而汤  
有凌波鱼,跃着

不用择,不必切。水龙头下冲过  
一身青翠欲滴  
轻轻折一下,即可入厨最佳配角

案板和刀、疫情,成为过去时  
莴笋的绿,炒鸡蛋的黄,面条的白  
搭起了新一日理想的戏台

——不止筷子、汤勺、吧唧声  
大快朵颐。谁都可以来唱

逝者

## 拥有自己的生活

羊白

有一种说法,说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,在于他有一个智障的儿子。因为他的获奖作品《个人的体验》就直接来之于他和儿子相处的经验和痛苦的思索。如果没有残疾的儿子,自然就没有这部小说,也就不见得会享有广泛的评价。

人生没有假设。此种“挟心肝以令声名”的说法固然可笑、残忍,但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:每个人都只能拥有他自己的生

活。对于大江健三郎来说,1963年无疑是他人生中重要的年份。在这一年,他的长子出世了。这原本该是一件喜事,却从此给这位28岁的青年作家蒙上了浓重的阴影。婴儿的头盖骨先天异常,头部有一个很大的瘤子,如果不做手术,婴儿就不可能存活下去。可手术后,孩子却成为一个智障儿。

遇到这样的事情,大江健三郎非常痛苦,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不知道自己应该去干什么。就在这一年的夏天,大江健三郎应邀去广岛参加了原子弹在广岛爆炸的有关调查,走访了许多爆炸中的幸存者,因为核辐射,很多孩子后来都成为不同程度的残疾者——这些可怜孩子,和自己可怜的孩子,二者给这位作家带来了难以言喻的苦恼和极为强烈的震撼,于是他采访回来后便闭门不出,照料儿子,同时潜心创作,以纾解心中的苦闷。之后的日子

里,他顽强地写出了他个人最重要的两部小说,那就是1964年的《个人的体验》和

1967年的《万延元年的足球队》。正是因为这两部独特的小说,大江健三郎获得了199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,从此一举成名,带来了极大的声誉。

然而作为智障儿的父亲,大江健三郎的生活依然如故,每天晚上都要多次起身,给儿子掖衣,因为儿子有晚上起床的习惯,天冷时常因不知道穿衣服而着凉,大江健三郎就每晚起来多次,照料儿子。这样的日子,他持续了40多年。

在大江健三郎的晚年,有记者问他:

“儿子这样,这么多年,你苦不苦?”

大江健三郎对记者说:“20多岁时,我没想到这种日子会成为永远;40多年后,回头看出,我反倒不觉得苦。对儿子的照顾,增添了我无穷的力量和幸福。”

接着,记者又问他:“为什么你后半生的大部分作品都离不开残疾儿和核破坏?是不是太过晦暗了?”

对此提问,大江健三郎没有过多解释,他只是平静地说:“因为我拥有这样的生活,因此也就只能写出这样的小说,对此我无能为力,并且无怨无悔。”人不是万能的,即便你才华横溢,也不可能把所有的繁华都写尽。命运有很多角色,让你出演的却只有一个,不必心猿意马,不必怨天尤人,更不必自伤自怜,接受自己,拥有你自己的生活,演好你自己的角色,写好你自己的小说。唯有真实的人生,才是精彩的人生。我想这大概是大江健三郎想要告诉我们的吧。

03

株洲日报

文苑

WEN YUAN



责任编辑朱洁 美术编辑言岚 校对马晴春  
2023年3月19日 星期四 22593776